

繪圖

唐史通俗演義

第八冊

王叔文得君寵



幸執誼坐黨敗官



擒劉關西



執李筠
盜平
鎮海



計成德中使無功



策魏名相定議



賢公
主
出
閨
循
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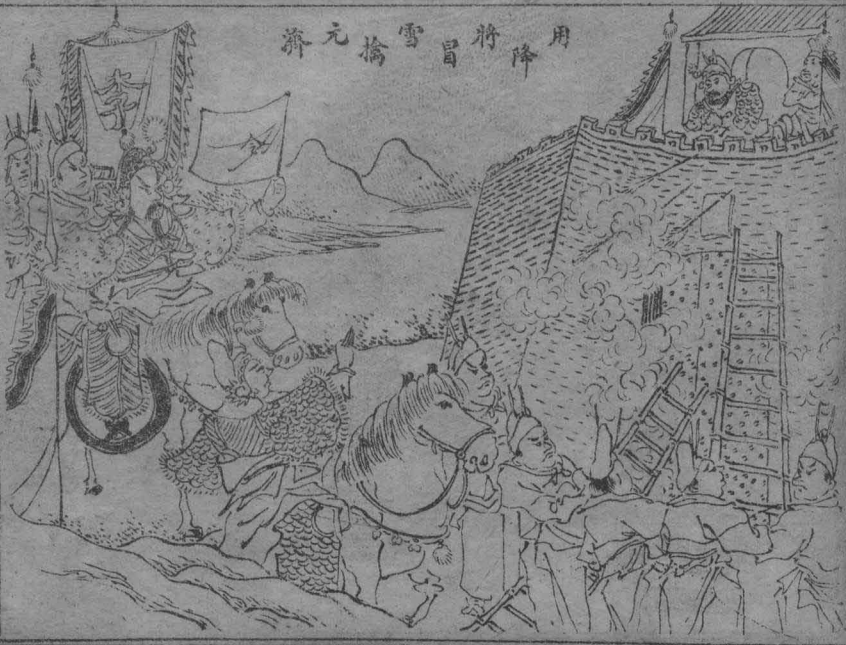
良
宰
輔
免
禍
見
陰
功



郾城 薄 渡水 技 部美



用 降 將 冒 雪 擒 元 濟



諫佛骨韓愈遭貶



縛逆劉悟戈



平叛因驕致禍



好盤秀拒諫飾非



河朔
再亂
節使
遭戕



深州
撤圍
侍郎
申命



裂制書
郭太后
叱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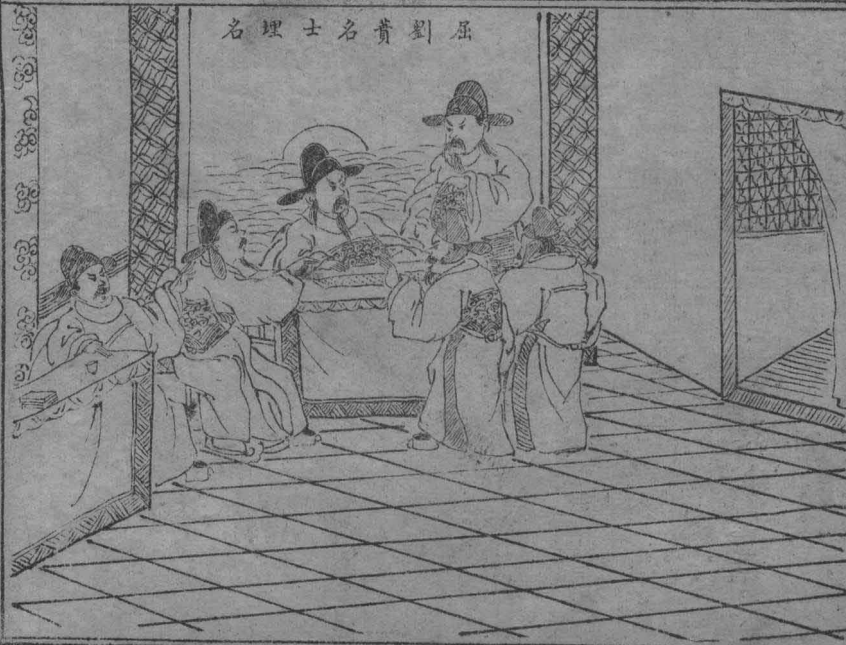
信卜士張工頭構亂



盛放宗
逆閣
肆逆



屈劉貴名士埋名



第七十一回 王叔文得君怙寵

堂執誼坐黨貶官

却說成德節度使王武俊於貞元十七年歿世。子士貞受命為留後。此外如滑毫許節

度使。即義成節度使送經李復姚南仲盧羣李元素等。先後交替。幸無變故。徐泗濠節度使張

建封病卒。軍士推建封子愔為留後。德宗命淮南節度使杜佑兼任。偏經軍士抗拒。祇

好收回成命。令愔為節度使。改名武寧軍。大權已經旁落改名何益朔方節度使楊朝晟歿後。由兵

馬使高固接任。軍心尚安。昭義節度使改用盧從史。也是由軍士擁立。總之德宗時代。

藩鎮坐大。已成了上陵下替的局面。德宗又專務姑息。過一日算一日。但教目前無恙。便

自以為天下太平。如見肺肝就是朝中宰輔亦多用那庸庸碌碌的人物。崔損為裴延齡所

薦。入相九年。無一嘉謨。反始終倚畀。直至一病不起。方進太常卿高郢為中書侍郎。吏

部侍郎鄭珣瑜為門下侍郎。同平章事。其實這兩人也沒甚用處。還有輔政多年的賈

耽。見前出將入相。頗負重望。但也遇事模稜。苟全祿位。宰相如此。他官可知。太學生薛

約。上書言事。坐徙連州。國子司業陽城與約有師生誼。出送郊外。被德宗聞知。說他黨

庇罪人。亦貶為道州刺史。且飭觀察使隨時考課。城自署道撫字心勞。催科政絀。考下

下。觀察使遣判官督收賦稅。城自繫獄中。判官驚退。又遣他判官往驗。他判官載妻孥

同行。中道逸去。城名益盛。獨朝廷視為廢吏。置諸不問。京兆尹李實為政暴戾。遇旱不
准免租。監察御史韓愈請收徵從緩。被黜為山陽令。朝政昏瞶。已可見一斑了。太子誦
操心慮患。頗稱鍊達。平居有侍臣二人。最為莫逆。一個是杭州人王伾。一個是山陰人
王叔文。俱官翰林待詔。出入東宮。叔文詭譎多謀。自言讀書明理。能通治道。太子嘗與
諸侍讀坐談。論及宮中事。大率刺刺不休。獨叔文在側。不發一詞。及侍臣齊退。太子
乃留住叔文。問他何故無言。叔文道。殿下身為太子。但當視膳問安。不宜談及外事。且
皇上享國日久。如疑殿下收攬人心。試問將何以自解。太子不禁感泣道。非先生言。寡
人實尚未曉。今始得受教了。遂大加愛幸。與王伾相依附。伾善書。叔文善棋。兩人娛侍
太子。日夕不離。免不得有所陳議。或說是某可為相。或說是某可為將。既言太子不宜
論外事奈何復
引薦將相。看官聽說。他所談述的將相才。並不是因公論公。其實統是他的死友。無非望太
子登臺。牽連同進。結成一氣。可以長久不敗呢。當時翰林學士韋執誼。左司郎中陸淳。
左拾遺呂溫。進士及第李景儉。侍御史陳諫。監察御史柳宗元。劉禹錫。程异。司封郎中
韓曄。戶部郎中韓泰。翰林學士凌準等。皆與叔文王伾結為死友。嘗同游處。蹤迹詭秘。
莫能推測。左補闕張正一。上書言事。得蒙召見。叔文恐他上達陰謀。即喉韋執誼。參劾
正一。說他與吏部侍郎王仲舒。主客員外郎劉伯芻等。私結朋黨。游宴無度。以致正一

坐貶仲舒伯芻亦皆遠謫。於是朝右側目。就是各道藩臣亦或陰進資幣與為交通。不料太子忽染風疾。甚至瘖不能言。貞元二十一年元日。德宗御殿受朝。王公大臣等循例入賀。獨太子不能進謁。德宗悲感交乘。且嘆且泣。退朝後便即不豫。日甚一日。過了二十多天。並沒有視朝消息。太子也未聞病愈。中外不通。宮廷疑懼。一夕由內廷宣召傳入翰林學士鄭絪衛次公。令草遺詔。兩學士纔知德宗彌留。握筆匆匆。立即定藁。忽有一內侍出語道。禁中方議及嗣君。尚未定奪。次公即接口道。太子雖然有疾。地居冢窟。中外屬心。必不得已也。應立廣陵王。後見否則必致大亂。敢問何人能擔當此責。此人有鄭絪亦應聲道。此言甚是。內侍方纔入報。宦官李忠言等料難違眾。方傳言德宗駕崩。立太子誦為嗣皇帝。鄭絪衛次公繕就制書。即刻頒發。太子知人心憂疑。力疾出九仙門。召見諸軍使。京師粗安。次日即位太極殿。衛士尚有疑議。及入謁。引頸相望道。果真太子呢。大眾喜甚。反至泣下。即位禮成。九重有主。是謂順宗。尊諡德宗為神武皇帝。德宗在位二十六年。享壽六十四歲。改元三次。後來奉葬崇陵。以德宗后王氏祔葬。后本順宗生母。德宗貞元三年。由淑妃進冊為后。素來多疾。冊禮方訖。即報崩逝。德宗不再冊后。只有賢妃韋氏總攝六宮。性敏行淑。言動有法。為德宗所愛重。至是自請出奉園陵。及德宗既葬。遂在崇陵旁居住。守制終身。這纔是不愧賢妃了。歷敘德宗后妃稱前文所未及至稱頌韋

賢妃處尤
關名節

順宗失音未痊。不能躬親庶務。每當百官奏事。輒在內殿施帷。由帷中裁決

可否。令內侍傳宣出來。百官在帷外窺視。常隱隱見順宗左右陪著兩人。一是順宗親

信的宦官。就是李忠言。一是順宗寵愛的妃子。就是牛昭容。外面翰林院中。職掌草詔。

王裁。是王叔文。出納帝命。便是王伾。叔文有所奏白。往往令伾入告忠言。忠言轉告牛

昭容。昭容代達順宗。往往言聽計從。無不照行。因此翰林大權。幾高出中書門下二省。

叔文復薦引韋執誼為相。得邀允准。遂進執誼為尚書左丞。同平章事。伾與叔文同進

為翰林學士。韓泰柳宗元劉禹錫等。競相標榜。不曰伊周復出。即曰管葛重生。所有進

退百官。悉憑黨人評議。可即進。不可即退。又恐衆心不服。也提出幾種合法的條件。請

旨施行。一是命杜佑攝行冢宰。兼掌度支等使。一是罷進奉宮市五坊小兒。一是追召

陸贄陽城。一是貶京兆尹李實為通州長史。數道詔命。蟬聯而下。大衆爭頌新主聖明。

惟陸贄陽城未及接詔。已皆病歿。敗所。有詔贈贄為兵部尚書。追諡曰宣。城為左散騎

常侍。各令地方有司。派吏護喪歸葬。中外俱惋惜不置。惟王叔文黨與。共慶彈冠。或為

御史。或為中丞。侍御史竇胤。素來剛直。獨語叔文道。天下事未可逆料。公亦宜稍自引

嫌。叔文驚問何故。胤答道。李實嘗怙恩挾貴。睥睨一世。當時公逡巡路旁。高只江南一

吏。今李實遭貶。公為後起。怎保路旁無與公相等呢。恰是忠告叔文全然不保。羣即退草彈

文劾奏劉禹錫等挾邪亂政不宜在朝。不明斥叔文想是尚留情誼次日呈將進去禹錫等當然得

知忙與叔文商議設法逐羣叔文轉告韋執誼執誼道羣以直聲聞天下倘驟加斥逐

我輩必負惡名還請暫時容忍待後再議叔文面有愠色執誼終執前說不欲罷羣羣

因仍在位御史中丞武元衡兼山陵儀仗使禹錫向元衡前求為判官元衡不許叔文

以元衡職操風憲密遣人誘啗權利諷使附己元衡又不從由是互進讒言左遷元衡

為左庶子一班干祿市寵諸徒見他大權見握不得不昏暮乞憐叔文與伍及黨人數

十家都是門庭似市日夜不絕且往往不得遽見多就鄰近寓宿凡餅肆酒壚中盡寄

官迹每夕須出旅資千錢方准容膝那熱心做官的人還管甚麼小費就使要許多賄

賂也不惜東撥西湊供奉黨人王伾最號貪婪按官取賄毫無忌憚所得金帛用一大

櫃收藏伾夫婦共卧櫃上以防盜竊好算是愛財如命了。何不喝順宗久疾不愈大臣

等罕見顏色擬請立儲備變獨伍與叔文等欲專大權多方撓阻官官俱文珍劉光錡

薛盈珍等陰忌黨人密啟順宗速建太子順宗召入翰林學士鄭絪等商議立儲事宜

絪並不多言但書立嫡以長四字進呈御覽順宗點首示意絪遂承制草詔立廣陵王

淳為太子改名為純原來順宗有二十七子長子純係王良娣所出年已二十有八夙

號英明德宗時已受封為廣陵郡王至是立為太子全由鄭絪一人主持就中惟俱文

珍等幾個近侍。算是預聞。此外没人參議。連牛昭容都不得知曉。一經詔下。內外驚為

特舉。相率稱賀。

付昇得人不可謂順宗非賢。但叔議出自閹宦。終始後患。

惟叔文面帶愁容。獨吟杜甫題諸葛祠詩。

道。出師未捷身先死。長使英雄淚滿襟。二語吟畢。旁人多半竊笑。他益加疑懼。日召黨

人謀議。且常至中書省。與韋執誼密談。一日已值午牌。獨乘車往見執誼。門吏出阻道。

相公方食。不便見客。叔文怒叱道。你敢不容我進去麼。門吏婉言道。這是向來舊例。叔

文不待說畢。便厲聲道。有什麼例不例。門吏乃入白執誼。執誼只好出迎。與叔文同往

閣中。杜佑高郵鄭珣瑜三人。本與執誼會食。見執誼入內。彼此停箸以待。良久方有人

出報道。韋相公已與王學士同食閣中。諸相公不必再待了。佑與郢方敢續食。珣瑜草

草食罷。退語左右道。我豈可復居此位。長做一伴食中書麼。遂跨馬徑歸。稱疾不出。還

有資格最老的賈耽。已有好多時不到省中。一再上表辭職。乞許骸骨歸里。惟未見詔

書下來。執誼妻父杜黃裳。曾任侍御史。為裴延齡所忌。留滯臺閣。十年不遷。及執誼入

相。始遷太常卿。因勸執誼率領羣臣。請太子監國。太子驚訝道。丈人甫得一官。奈何即

開口議禁中事。黃裳勃然道。我受恩三朝。怎得因一官相屬。遂賣却本來面目。說罷。拂

衣趨出。執誼因受叔文囑托。特薦陸質為侍讀使。潛伺太子意。并得乘間進言。陸質即

陸淳。因避太子原名。改名為質。質入講經義。免不得兼及外事。太子變色道。皇上令先